

•主雲五主編•



藝文沉思錄

著 守 有 徐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徐有守著

藝文沉思錄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前記

我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之家，我的父親研究法律，我的大哥研究經濟，但是除了我父親外，我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都兼而深愛文學。我母親好吟咏舊詩，當我們幼年才會唱歌的時候，她老人家就教我們背誦長篇短篇的舊詩。母親教詩是不用書本的，只是夜晚在星空下火爐邊口授，似乎以為樂事，而我們兄弟也確實視之為一種遊戲。這是我與文學之開始結緣。

後來我們兄弟們讀小學了，大家都迷戀於讀小說，起初是神怪小說和章回小說，後來漸漸進步到讀新文學小說。母親不僅從不禁止，而且我們為了買小說向她老人家伸手要錢時，也從來不會不給。我們小說讀多了，不免興起東施效顰之念，首先是大哥向報紙的副刊投稿，我也試向報紙的兒童週刊投稿，這就是我寫作生涯的開始。

當我小學畢業後，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母親逝世，父親患重病。我為了侍候父病，輟學在家五年，生活十分痛苦，精神更非常寂寞。整日與我為伴的是父親的呻吟聲和一位小我五歲的妹妹。在痛苦寂寞中，我搜讀哥哥們歷年來蒐購存置在樓上的一、兩千本文學書，漸漸而使我入迷。這些書，每本我幾乎都讀了幾遍。我起初是欣賞，後來更不自覺地進而分析作品的意識及其意

識表達的技巧。分析的結果，內心也就產生了文學批評觀念。但這種批評觀念，還只是存在自己方寸之間，作爲自己寫作的標準，而較少寫成批評文章。

文學給我寂寞中帶來了慰藉，也給我心靈帶來了安靜與快樂。從此，文學不僅成爲我生命中的重要一部份，而且有一段時期幾乎佔據了我整個生活。當我十四、五歲把我自己整個沉溺於文學中時，我每日不是讀文學，就是寫文學，即使喫飯走路和做其他事情的時候，以至睡裏夢裏，所想的也全是文學。我曾經因爲厭倦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俗務分佔了我接近文學的時間，而兩度企圖逃避到荒山頂上的寺廟中去做和尚。因爲我以為那樣可以使我與世隔絕而與文學更接近。但我畢竟還是不忍心拋棄那呻吟床第多年的抱病父親於不顧。

文學也帶給我許多痛苦，因爲任何一種熱烈的愛好，必然在另一方面也就是一種缺點與傷害。進入中學後，永遠也做不完的學校作業幾乎奪去了我所有的時間，使我不得不冷淡了文學，於是文學也冷淡了我。我常常爲此心情焦急惱怒，我覺得好像不是在爲自己活着，我認爲每天的生活都等於是浪費虛度。這一切，都是因爲不能如願多接觸文學。於是我掙扎，我反抗；我反抗，我掙扎，但畢竟還是耽誤了與文學之間的交情，我繼續讀了些東西，也斷續寫了些東西。一直到十多年前，我還有文學創作，得過一些文學獎金，出版過一些文學作品。但現實生活的負擔越來越多，越來越沉重，年齡也從少年而青年，由青年而中年，我與文學的情誼，也隨着年華的消逝與生活的折磨，越來越遠了。我因爲從來都是用筆名發表文學作品，而且也許更因爲我近年既少

談文學，又完全看不出有一點文人的氣息，所以許多朋友都不知道我熱愛文學程度之深。

對於文學批評，我向來抱有一種十分不正確的偏見。自小時候起，我就不以自己從事文學批評爲然。我認爲，如果愛好文學，有志趣於文學，便應當直接從事創作文學作品，表達自己的思想。至於去研究批評別人的作品和思想，雖然對讀者是一種貢獻和幫助，但對自己却是一種浪費。這種想法，似乎有一點自私，雖然我對別人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讀後十分愉悅和感謝。

這種似乎自私的觀念，後來逐漸有了轉變。因爲批評觀念，是任何從事閱讀的人所自然而然具有的。所不同者，只在他是否有條理地予以筆之於書而已。進一步說，不僅人人都有批評觀念，有些人更常常有一種想把他閱讀後的感想訴之於人或訴之於大眾的熱望。這是人類天性之一，其動機倒也未必就是立意要從事文學批評工作。而我，也就正是屬於這一種人。

我總是常常利用時間廣泛閱讀。有些書，讀過後雖有感想，但因爲沒有時間把思想加以整理寫出，過後也就算了；有些書，則讀後總是念念不忘，早晚總會找個時間把感想寫出來。既然寫出來了，也就讓人拿去發表。給大家參考參考，這就是我寫這類文章的原因。

這裏只選了八篇文章，其中「在那偉人的胸懷中」和「歌德劇本克拉維歌的寫作技巧」兩篇，本來只是個人的閱讀筆記；「遲莊老人的風範及其回憶錄」寫其人及其書；「一齣變態心理的家庭悲劇」則是爲評析日本小說「冰點」而寫，「話劇慾望街車之演出及其他」則是演劇評論。就我本人而言，我對每一篇都同樣歡喜，不過其中「論當前臺灣文學的新趨勢」指出了一個潮流，

也提出了個人的批評觀點，在雜誌上發表後，曾經香港時報轉載過。「論電影製片水準的決定因素」一文純粹是我個人研究歸納所獲得的看法；至於「圍棋與人生」中的觀點，如果說是我的發明，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篇文章，曾經先呈請陳雪屏先生指教過，後來又印成標明爲非賣品的小冊子分送朋友，小冊子的書面還謝謝雪屏先生爲之署簽。

八篇文章，分別曾在八個不同的雜誌上刊載過，而且很巧的是都沒有使用筆名而用本名。當然，寫作和發表的時間是有先後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名史學家索夫米尼（Gaetano Salvemini）在論人的文化修養時會說，所謂文化（Culture），就是 Knowing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直譯起來，就是對每種事物知道一點，一點事物知道一切；意譯起來，應該是博而能約，約而能博。這句話真是值得細細玩味，而且也確實是人生知識修養的一個良好標準。但如果真真要做到這句話，却不十分容易。我們常人，不僅常識總是有限，甚至對許多事情簡直毫無所知；至於對我們所專心致力從事的一門學問小範圍內的事情，也常常知道得十分有限，並非知道一切。儘管如此，但我們似乎仍然應當拿索夫米尼這句話來做指針，朝這一方向前進。因此，我總覺得，如果一位對他本行確實無所不知的專家，但却對其他所有事物都一無所知時，我們似乎不能認爲他是有圓滿完整的文化修養。因此，我們生活在此，閱讀、研究、和涉獵的興趣，似乎應該可以使之廣泛些，不必過份用現代西方式專家的尺度來限制自己。

我從小就是個有書就讀的人，興趣比較廣泛。不過最初是比較集中注意力於文學，近二十多年來則比較集中注意力於政治學行政學之類。我對自己天生如此一種見書就讀的性格，有時也偶興悔恨之念。及至讀到了索夫米尼的話後，我也就不再悔恨了，而樂於援用他這句話的大意來為自己辯護，也安慰自己，實際上是用來掩飾自己瀏覽漫讀無所專精的缺點。我一直對自己所致力過的少數二、三門學問只知道一點點，對許多其他事情，則雖然知道的更是太少，但也多少知道一點點。這本小小的藝文論評書，就是這麼一點點範圍裏的一部份。請大家批評指教。

本書附錄內人石繼之所寫「新吾的誕生」，體裁上是短篇小說，而內容則是記實。所述的是我們第一個孩子徐斯勤誕生前我們夫妻間的一段苦難經過。今年，這個孩子已經快滿十歲了，而且是一家辦理得頗不錯的私立小學裏學業成績常列第一名，連續幾學期都當選為模範學生，又一再當選為級長。對此，我們夫妻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但新生命的培養豈是易事？人間任何其他一事一物又豈是易事？不過，當你以你的至誠至意與至情至性去從事的時候，則世間任何事物又豈是難事？內人在大學所學的是合作事業，並非文學，平常也極少寫小說，但她這篇文章，至少也可算得是真情流露，親切自然，簡潔暢達，比起我每一行文時之廢話連篇來，真是高明多了。把它附錄於此，以紀念我們夫婦的結婚十一週年。

徐有守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於臺北。

目次

前記	一
論當前臺灣文學的新趨勢	一
論電影製片水準的決定因素	二三
圍棋與人生	四一
一齣變態心理的家庭悲劇	七一
在那偉人的胸懷中	九九
遲莊老人的風範及其回憶錄	一〇三
歌德劇本「克拉維歌」的寫作技巧分析	一一三
話劇「慾望街車」之演出及其他	一二三
附錄石繼之著：新苗的誕生	一三三

論當前臺灣文學的新趨勢

一、文學藝術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學和藝術是文化中極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那是表現人類心靈的一種活動，表現人類的精神、意向、思想；當然也記錄人類每一時期的時尚與習慣風俗。文化有其民族、時代、和地域之差異，因而表現不同之色彩與特質；文化亦因基本生活方式之不同，而更表現其基本差異，產生不同之文化宗派。地球上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人類先後出現過許多不同宗派的文化，不同宗派的文化當然有其重大的不同的內涵與表現；而另一方面，同一宗派內的文化，又因地域、時代、民族性之不同而仍各別有其差異，對他一宗派文化形成大不同；對同宗派中的文化各支形成大同中的小不同。

文化中的這許多同與異，當然完全也在文學與藝術中表現出來。

二、存在主義對現代文化的觀點影響了現代文學

在這一基本認識上，我們來觀察近年臺灣文學的趨向和世界文學的趨向，並且分辨兩者間同與異之所在及所以然。但在直接討論文學之前，必先對世界文化趨向及其背景略加觀察。

當今世界文化有兩大主流：一爲東方的，二爲西方的。東方文化以中國起自春秋諸子尤其孔門思想爲骨幹；西方文化以希臘羅馬文化加上以後的基督教義的思想爲骨幹。西方由於其社會變遷影響文化，致各時代發生了種種不同的哲學思想與文學思潮。

尤其工業革命以後，西方社會由於人民生活方式發生鉅大改變而有所變遷，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則爲工業化與都市化。這種趨勢，兩世紀以來，愈到晚近表現得愈強烈。一般人於描寫工業化與都市化進展最速的美國時，認爲美國整個國家近五十年來的所有重大變遷，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幾乎無不直接或間接與工業化和都市化有關。工業化與都市化生活的特質爲人的聚居，高度分工合作，相互依賴，完全脫離了農村那種大致可以個人自足的生活境界。因之，個人形成了都市中及生活過程中的一小部分，也形成這種關係愈來愈密切的社會結構中的一小部分。個人不能單獨自存，而必須服從和追隨整個社會整個生產組織和整個都市的組成規

則、相互關係、習慣、方式等等。這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制度既不能違反，當然對個人也就是一種束縛。這些束縛，捆牢在個人行為上的每一部分。個人受了這許許多多愈來愈繁密的束縛，漸漸便失去了個人自由意志表現的可能，而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侷促在客觀條件所限制給他的一個極小範圍裏。

在這種背景下，文化對人竟已形成了類似歐洲黑暗時代的統治，發生了對人性的嚴重桎梏作用。歐洲的文藝復興開始於藝術創作之表現人性復活，是一種人文主義。時至如今，爲了對現代西方文化加之於人類精神上的桎梏表示反抗，也出現了一大批籠統稱之爲存在主義者的哲學家與文學家。這批存在主義者相互之間雖然仍各有若干差異和各人不同的着重點，但大致而論，他們也都不失爲人文主義者。他們認爲現代的人已經失落了他們自己而完全被現代文化所統治着，他們認爲人類越聚居緊密，個體人便越孤獨——一種心靈上的隔離與孤獨，所以他們舉起了反抗的大旗。

這是他們思想的大略。

有些存在主義者不採取哲學論文體裁來敘述，而採取小說戲劇體裁來生動表達，成爲存在主義派的文學家。有些學者把這些存在主義者再予細分，認爲某些位不能列爲存在主義者。我覺得這種細分儘管有其理論研究的價值，但他們對現代文化的基本認識則仍然是大體一致的。我們仍不妨姑且籠統稱之爲存在主義者。

在這批存在主義的文藝作家中，臺灣的中國人，所最熟悉的是沙特、卡繆和莎岡等人。他們這些人的作品，主要在描寫現代文化給予人的痛苦及反抗現代文化的英雄行爲。由於不免被看爲帶有憤世嫉俗的色彩，一般的讀者乍然讀去，對作品中主角的許多行爲，會立即感到其近乎荒謬和舛張。存在主義既然主要是控訴現代文明和文化，則那不知不覺中被現代文明與現代文化潛移默化了的常人，以現社會的標準從事認識和評價時，當然會有此感。

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確實已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性的苦悶，而且發出了反抗的呼聲。苦悶與受桎梏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一如存在主義哲學所描寫分析的情形；但存在主義文學中所提示描繪的那些英雄式人物所行所事，是否就是解除這種桎梏和束縛的最好方法，則是另一個問題。因爲對任何一個問題都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予解決，同時爲求達到任何一目標，也有許多各種不同的途徑可以採取。例如莎岡和沙特等人作品中的亂倫行爲以及在母葬之夜與女友發生性行爲等，是否就是解決問題最妥善可循的途徑，大可討論。

綜合上面的話，現在我們可以說明幾點：第一，存在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意識的表現，是一種思想，是一種主張；第二，存在主義的文學作品，確有其社會文化背景，是一種對現代文明的反動；第三，請注意閱讀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的代表作，都在形式上條理分明，形象具體，描寫技巧合乎常人思想程序習慣的。

三、以流行詩爲例來觀察形式與內容問題

臺灣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在民國四十四、五年間確已開始有重要的轉變。這種轉變，其始也漸，至今則已十分明顯。

以前，初到臺灣的幾年間，文學作品幾乎千篇一律是以反共抗俄戡亂戰爭有關的種種爲題材，後來則轉變爲以人生與社會種種有關現象爲題材了。配合客觀環境因素看來，這種轉變是當然的事。就作品的風格看來，任何讀者只要拿起抗戰期間和抗戰後大陸上的作品與當今在臺作品對照閱讀，都能立刻發現其重大的差異。

在風格上表現不同的，首先是新詩，而且特別跑得遠一點，所以不妨就此詳說。我們有理由相信，新詩形式上的新風格之創始，除有臺灣當今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外，更有直接得自西洋現代某一派詩的影響。西洋這一派詩情形如何，爲免去冗贅計，茲不引證討論，僅試舉臺灣實例來說明這種格調的差異。先抄幾行筆者本人在大陸時期的詩：

願蜜樣甜美的春天隨今日來臨

散佈滿園的桃李滿地的草茵

願春風吹得更濃更膩

拂醒我童年的好夢依稀

再抄幾行當今臺灣流行體裁的詩：

夕于松風裏底懷念

而你寂然如昔

以淚燭之淚

焚去我無數片楓葉

以上兩段不同格調的詩，只是從書架上順手抽來抄引舉例，絕無以之作爲代表作品之意。事實上，後一段並非當前臺灣流行詩的典型實例，但顯然地仍可以找出兩者間幾點重要的不同。

第一，詩的意象，本來就是逐行之間，較之散文逐句之際，距離較遠。換言之，詩是散文的濃縮，這也正是詩與散文的重要差別之一。儘管如此，每一句詩的本身，自古以來畢竟還是意象明白而完整，每行與每行之際，雖然跳躍却仍意像連貫。上例中第一段詩是符合這種原則的。但

第二段則每行本身意義晦澀，逐句之間更是意象難以被認為連貫。第二，詩儘管是散文的濃縮，但詩句必須做到通達的起碼要求，設若通達都談不到，則根本就失去了文詞表情達意的功能，那就不僅不足以稱為詩，恐怕能不能算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文體，都大可加以研究。上例上第一段詩，詞句意義完整，通達應無問題；第二段我們不能說它不通（另有許多這一派的詩則實在不能說是通達）。但不暢則是事實。研究原因，當然不是作者文筆有問題，而無非是有意把若干不能省略的字或詞省略了。上舉這一段詩，還不是過分省略的例子，但其中首句就發生了何為主詞的問題。究竟是省去了「我」字呢，抑或「懷念」即為主詞呢？第三，當今一般詩喜用偏僻的字眼和奇異的形容詞。所謂偏僻字眼，順手抄幾個，例如「崦嵫」「涵嵐」，還有的人把「光合作用」和「新陳代謝」這類詞用進詩，雖不偏僻，但不知是否缺乏詩意？這一類偏僻和無詩意的詞很多，誰都可隨意流行詩中找出來。所謂新奇的形容詞，也多得不勝枚舉，例如「白色的孤單」、「五百磅的憂鬱」、「鏗然的紫色」、「金色的砧聲」、「V+V」、「銅的記憶」、「十分之一世紀的相思」、「表妹掛在屋檐」、「漫步的魚」……這些形容詞之奇，奇在其屬性與所形容之事物不符。孤單是一種感覺或現象，而以顏色來形容；「銅」的記憶所指究係記憶到銅抑或像銅一般的記憶？甚至銅所有的記憶？「十分之一世紀的相思」當然是講十年的相思，如果要強調十年之長，則十年兩字本身就可以簡明直接而且暢達地達成目的，當然，換一種方法也未嘗不可，世紀二字固然也許給人以漫長的印象，但未必鮮明；可是十分之一這個詞相反地却給人以微細